# 台北学车记

张怡微

我学车的时候，知晓纷纷扰扰、天下大事全都仰赖在小小空间里的收音机。自己练习的时候，我大多开着它，因而也在那段密集的日子里，我忽然知道了许多台湾电台主播的名字，讲话的风格。偶尔插播流行音乐，《秋天别来》、《掌心》，都是旧年里关于台湾的想象，谁想如今真的来到这里，还要生活不短的时间，今夕何夕。

我还记得起码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下雨，我不太看得到干地，总在泥泞中行，克服着种种玻璃窗上雨雾的陌生。我的教练是一个典型的台湾本省人，大眼睛、大鼻子、大肚子……最初几天，他手把手教我时，因为太过无聊，他常常自顾自唱台语歌。台语歌词汇量不大，苦情漂泊居多，我听得懂许多悲观的语词，譬如“孤单”、“惨风”、“伤心”、“心疼”、“故乡”、“知影”、“思量”……但关键情节都跳过去了，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他偶尔高歌一句完毕，就转头对我说，“这首歌唱的就是你呃，一个人在异乡打拼”，我能回报的“琼瑶”，也无非是一个跟跄，加油门或者踩刹车，然后加上此地经典的三段式回答“是哦，真的假的，然后呢。”

全部的彷徨、心不在焉，都在那一段时间里凝聚纷扬。这不仅仅是关于身份的焦虑、未来的迷惘，更是关于个人运命、家族牵绊的耽溺。我发现学车这样反复操习的苦劳，又剥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危险，十分适合逃遁避世。教练对我说的很多话都意味深长，他说我们有很深的缘分，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又买不起车，先学了再说，遇到他，他本来还不想收我，后来偶然地收下了。

“你竟然不想收我啊？为什么呢？”我惊讶地问。他窃笑，语焉不详。

那段日子其实我身体不好，常常梦见自己被鬼压床。宿管都来看过，对我说，“我跟你说哈，你这间屋子绝对不是我们这栋最阴的房间。因为太热了，他们不喜欢。”她故作神秘般，又说：“那你最近都去了哪儿？”我说我去了驾校，她问了具体是哪一间，然后对我说，“你下次去，记得头向上抬高一点，看看都有什么。回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到寝室，可以先出去转一圈。考完照，记得去大庙里拜拜哦。”隔天我去驾校时，按照她的提醒，把头抬高一寸，结果看到了漫山星星点点的坟墓。那时学程已过半，我方才知道我报名的驾校建立在一个坟场之下，像一个巨大的隐喻。

文山区本来就带有阴森森的特质。哪怕在我所在学校，也同样有一种磊落的、踏实的阴郁。从信义区瞩目的101大楼，穿越辛亥隧道到我们学校，就是从灯火璀璨到万籁俱寂。许多台湾人都说，辛亥隧道是著名的阴阳道。而我的老师尉天骢教授，因为癌症闯过几次鬼门关，也乐观地戏称自己心在教室，身体一半已经在辛亥隧道里，出来就是殡仪馆了。我从来不怕这些事，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令我对这些事迟钝又敬畏。但抬头一寸的那一刻，我还是感到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问教练，这里是不是很阴，司机矢口否认，像要售房的中介一般，“怎么会，他们在那里很久了耶，冤屈早就散得差不多了。”但我们的交规课还是因为清明停了一次，老师说，“你们都知道鬲，这里是著名的‘夜总会’，他们最近要开趴体（PARTY），我们的课顺延一周。”

那两个月，马航失联、韩国游轮沉没，全世界的超自然力预测专家都暂时放下了猜测女明星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肩负重任找寻着世界黑洞，无果。对这些灾难，我不怎么怕，只是十分本分、听话地履行着这个春季中烟雨濛濛的迷惘。每天驾校放课，就到咖啡馆、书店坐坐，并不直接回寝室去。考试那天，有一个男生没有穿鞋，脚趾夹着人字拖就来了。几个考官商量了半天，他们看起来真像是灰姑娘故事里的人，最后破例，决定让他考试。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和祥的灵界在半山深情凝视着雨中少年，给了他一次机会。并悄然，通过了。

我也是。

耳畔仿佛听到那些异度空间中嬉笑、宽厚的呢喃。我们的缘分那么深，充满了偶然，在这喧嚣的四月里，倒行逆施、规避着是非。拿到驾照以后，我还没有车，却再没有经历相似的梦魇。

# 这个妨碍理当赔

周珂银

在日本，男人压力之大，人尽皆知。跳轨的几乎都是男性。然而，跳轨之后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有一种称为“社会妨碍金”的赔偿极其昂贵。电车公司会根据事发的地点、线路、客运情况、车辆受损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不同，开出四五百万日元以上甚至高达上亿日元的罚金，用于事故处理。日本的每条电车线路均由私人老板经营，公司的损失，可追究死者的家属承担。而乘客只能自认晦气，他们才是深受妨碍的一群。

所以，在日本“跳轨”是一种对社会对家庭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经常来日本的我，猛听到有这样的赔偿还是颇为吃惊。在我们的思维中，人死了便一了百了，至于死者的家属，已经悲痛欲绝，再去追究赔偿责任，似乎太不近人情了吧。

傍晚，女儿到家，说起失考面有沮丧，好在她已有了内定录用的单位，这次的损失还不算大。但她有一个男同学却“杯具”了：事发时段，他正乘在这条线路上，那天是他的最终面试，这是他在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之后，唯一通过了四轮考试冲到最后面试的一家公司，他也失考了，这怎么可以？微信语音中，几度哽咽的男生说，他快要崩溃了！他再三恳求面试公司能否再给他一次机会，但对方明确回答，不可能为他一个人再定时间。他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重要机会。

一个沮丧，另一个崩溃，两个孩子，只是这条线路上的两名乘客而已。试想，那么多乘客中又会发生多少难以想象的事情，造成多少人生中无法弥补的损失？崩溃之后，是否会再度引发连锁性的崩溃？这是个社会问题，如此想想，这个妨碍金，理当赔！

（发自日本）

灯花

那天，因为有人跳轨，电车滞留了近一小时。女儿知道，这场职考已赶不上了，但她还是努力地赶到考场，抱着侥幸的念头。因为，去年有一次，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期末考试，缺考的学生竟达半数以上，恰巧都堵在了这条事故线上。学校不能正常开考，于是，不得不另择考期。但这次却没那么凑巧，错过了只能是错过了。

在日本，电车到站的时间精确到几时几分，不会有误。出行乘电车的人，习惯于查询班次，掐准时间从家里出发，没有打提前量的习惯。故约好的时间，一定不会迟到，但是，如果电车有事故，那就会耽搁。所以，单从电车运营情况来看，能将每一列车进站的时间苛算到“候分刻数”的地步，想必需要一套精准的操作流程，而这样的“精准”势必来自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超强的责任心。

# 夏日香

施政

我想阳朔了，每年的六月，家里的白兰花露出小小的花苞时，我就特别想。

记忆中的阳朔，在漓江边上有成行的白兰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粗壮的枝干斜斜伸往江面。太高了，足有两层楼高吧，抬着头也看不清哪里有花，只是满城都飘散着白兰花的香味。

奇怪的是，阳朔人不怎么提他们的花。从桂林到阳朔的船上跟边上的人聊天，因为她是阳朔当地人，就问她阳朔有些什么呀？她笑得腼腆，摇头说什么都跟上海差很远，要么，你去吃啤酒鱼吧。那个是阳朔的特产，只有漓江里有这样的斑鱼。后来在街上逛的时候果然到处都是啤酒鱼的牌子，而且每一块都号称百年老店。老板不忙的时候会很愿意跟客人聊天，听到是从上海过来的，就会热情地表扬：上海好啊，现代化啊，发展快啊，高楼很厉害啊……我低头吃鱼，鱼肉果然鲜嫩，片得薄薄的，一涮即熟，果然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味道。

阳朔这样的地方是适合发呆的人发呆，无聊的人无聊，大家只要做自己就好，反正树荫够大，街道够小，人走着走着转个弯就不见了。绿色掩映着房舍和街道，色块的构成也很复杂，白兰树都在河边，城里的有可能是桂树，也可能是香樟，如果是柚子树，那么高高的树桠上还结有金黄色的果子，风吹过的时候树叶随风晃动，果子却不晃，大概是因为太重了。突然想，没有一棵树会去羡慕另一棵树吧，桂花树会立下志愿说：我一定要长成一棵香樟么？它们知道自己的方向不过是做好自己而已，桂花在八月份开花，六月，那是白兰花的季节，有什么好争抢？

在我生活的城市里，到处都是榜样，成功人士在电视节目和自传里贩卖成功，大家认真地学习。城市以“东方巴黎”为荣，石库门被解构成了各种元素，充斥在标榜高档的地区，只是那些集中所有高大上元素的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自信”么？或者，谁能告诉我：哪一座城市应该被模仿？

上海长大的姑娘，最熟悉的花里一定有白兰花。从5月末开始就有阿婆在街头卖了，用竹篮子绷上蓝色的布，洒上水，白色的花朵被串成两朵一对，放在蓝色的粗布上。买的时候揭开虚遮在篮上的布，香味就直直地缠上你，那是一种淡淡的甜。再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会将白兰花别在衣襟上的人啊，所以，上海的姑娘一直是不同的。

# 梦也温暖情也温暖

古鉴

不久前，作家王勉寄给我一套他自己选编的《王勉文集》，一共五集。其中三集为散文，第四集为“诗歌”。厚厚的一本《诗歌》集，令我大为惊讶。原来，王勉不仅有一个“散文世界”，还有一个“诗的世界”。王勉也是诗人。

每个人都会有梦想，王勉的诗歌是梦的诠释、梦的记录、梦的再现。在他的笔下，一切美好的对象都可以是梦；一切美好的期望也可以是梦。梦是他的诗歌的对象，也是他感情的寄托。“听来的风景终于走进眼睛，看到的风景依然恍惚如梦”（《过三峡》），三峡曾经是诗人的梦，但是，现实的三峡美丽如梦。“飘来一片，风的梦，多情地溶进，定格的目光里。”（《那一片宁静》）风是梦；“湖畔的柳枝悬着绿色的梦”（《孩子的世界》），柳枝是梦；“你把无数美丽的梦交给过去，你宣告你的歌是明天的晨笛；你的微笑渐成绝壁上的那朵雪莲，你说你的歌是赐给世界最甜的蜜”（《你的歌是一面旗——给一位歌星》），歌也是梦。诗人拥有的就是梦；“夜夜有做不完的梦”，始终“走不出的是梦”。诗是梦的花朵，梦的果实。

诗人的梦不仅是他的体验，更是他的信仰。那首《叩》，便是典型。“门外，一个梦，燃烧着渴望；门内，一个梦，孕育着太阳。那惊心动魄的不停敲击，是一种深沉的力量。”“门开了，两个梦，擎起一片辉煌。”“叩动出一种，永恒的信仰。”梦是一种人生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与信仰。

相信诗人与大多数人一样，经历过多梦的岁月；梦是那样刻骨铭心，又那样富有感召力。“这是一个有雾的季节，四周都漂浮着朦胧的梦；这是一个多情的时刻，每一片空气都酿造幽馨”（《雾中》）；在另一首《雾城》中，诗人写的是一个小岛，那座小岛上的山城因为雾使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就连“那月光下流出的梦，也是一片湿漉漉”的，我几乎触摸到诗人的诗也是“湿漉漉”的，当然那是一种如迷如醉的“湿漉漉”的感觉。

王勉的诗歌，不仅给读者一个梦境，更向读者传递了一种温暖的感情，表达了他的内心世界。在《我的诗》中他说，他的诗，“注进了一片深情”。他的梦想便是“愿我的诗情，悄悄地渗入广袤的田间。”他的《海岛之夜》，写的便是“澎湃的情话”；他的《苏醒》则是写春天的“温情”与“柔情”。

梦与情是诗人创作诗歌的动力，也是诗人诗歌的灵魂。诗人的诗歌中，梦是情的反映；情在梦中演绎。“大海有一个美丽的梦”，“我对大海的一片痴情”（《朋友，送你一个海螺》）；漓江，就是“一条绿色的梦，闪着少女明眸中的脉脉柔情”（《我的心，泊在漓江》）。

诗人十分多情；以至于他把多情融入了他的诗句中。王勉的现代诗，多数都可以作为爱情诗来读的。《雾中》诉说的是“燃烧着的寂寞的爱情”。而《天鹅》，“我梦中飞出的天使。我渴望已久的情人”。就是一首爱情诗。《恋情》、《你我》、《寄给我》、《秋思》等等，每一首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纯真的情”。

# “寿限”早谋划

黄柏生

人之精明在于事先谋划、未雨绸缪；不过，再善“前瞻”，也从不“展望”自己的寿限——除了自杀。可是我的老母亲却“英明”地谋划过一把。在她70大寿宴上，她神采奕奕地宣称：“我们这一族寿命都不长，没有过70岁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吃用不愁，我得好好锻炼，争取活到81岁！”

“您为什么要求这么低，不‘黑心’点？”孩子们问。

“不，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乘法口诀‘九九八十一’，算到头了。活到这岁数，够本了！”

说来也玄。老母过了81岁生日的一天，白天有说有笑，我剥了只大橘子，她吃了说真甜，留点明天吃。孰料，第二天凌晨，她竟一卧不起，应召赶去“吃晚饭”了。

有谋划就是不一样。这“黄金十年”，老人家过得滋润洒脱。其中最出彩的是，为观看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她秘而不宣地拿出过半积蓄，斥资1050元，让囊中羞涩的我“奢侈”地抱回一台14英寸上海牌彩电！从此，全家聚首荧屏前，其乐融融。这么着，人走了，积蓄清零了，真个“两不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老母长年吃素，一家三代被迫向她“看齐”。她“想穿”之后，鱼肉蛋无顾忌地穿肠而过，小辈们特别是还在长身体的孙儿们随之受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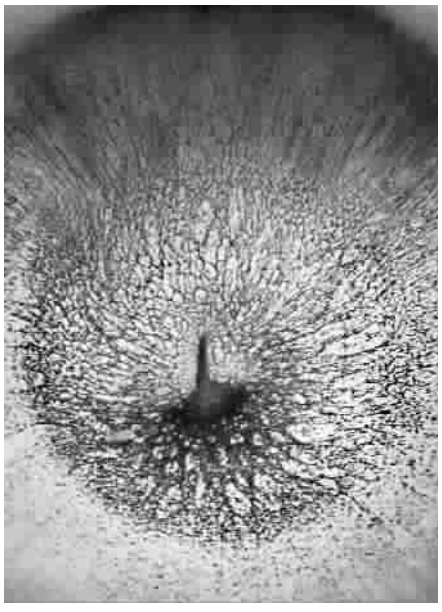
热衷听评弹的她，觉得光听电台节目不过瘾，就指定要去当时沪上著名的玉茗楼书场，专听张鉴庭兄弟的双档，一听到消息就让我“快去买票”。

她说，“日半世、夜半世”，睡眠质量很重要。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把铁床送人，花巨资买来一张红木床。更加惊世骇俗的是，她托老家的亲戚把搁置了15年的黑漆寿材售出，“看来我是用不着了，不如换些现钱用用，让你们更加省心！”

谋划寿限，别开生面、起点最高的当属“世纪老人”、109岁的周有光。他以80岁为“增寿”的始发，还说，“活一天就多在世一天”。心态如此昂扬年轻，怪不得上帝把他给忘了！世界上最另类的事当属寿限的谋划。人人不能幸免，却个个讳莫如深、忌惮回避。既然难脱“魔咒”，何不闲庭信步？理智的年限预谋，不管应验与否，乃是积极的“正能量”人生：“长度”虽有限，但“深度”的增益却可以主观能动、无穷无绝。

# 钧瓷无双

李京南



书房里有一钧瓷笔洗，是上世纪末鹏举兄送我的。笔洗当中有一凸出的卧牛，紫红的窑变色彩。冰裂纹的盘底为天蓝色，是那种雨过天晴般的湛蓝。因为属牛，特别喜爱，一直惜用至今。这算是我第一件钧瓷藏品，由此渐渐对钧瓷发生兴趣。

七夕会 摄影故事

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神奇莫测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窑变特色，让每一件瓷器呈现着唯一无双的奇妙，堪称瓷中一绝。而现代钧瓷更是众色互参，五彩纷呈。

最近去了河南的“钧瓷之都”禹州，大饱眼福。“钧官窑址博物馆”里关于钧瓷前世今生、古今精品的展示，令人流连忘返。神垕古镇是钧瓷的发祥地，千窑林立，老街十里，钧瓷店铺鳞次栉比。我们还走访了大宋官窑、孔家钧窑，见识了作为国礼定制的高档钧瓷；看了“钧缘阁”注入现代艺术元素的钧瓷珍品；参观了钧瓷大师任星航和工美大师韩美林合办的钧瓷馆，强强联手，独具风采。最后观赏了任大师的镇馆之宝“凤凰涅槃”瓷盘，瓷盘色彩悦人，肌理多变，寓意吉祥，曾有藏家出资600万元他都不肯转让，实因钧瓷无双，极品难得。我看后除了感叹，也只是留一影像（如图）而已。

夕宵打谜

龚蓓文

**谤声四起**

（四字电影名词）

昨日谜面：必须是圆的东西（成语）

谜底：不可方物